

陆梅心灵书

当着

落叶纷飞

LUMEI

陆梅

著

我把头深深埋进枕头里，筋疲力尽。

脑海里，却像过电影般，

一个个细节，一件件往事，

在幕布上回放。

我想起了阿三，

想起阳光碎裂的大青河，

想起那一个个在田埂路上飞奔的日子……

往昔生活的种种，

分明就在眼前，

却像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陆梅心灵书

当着 落叶纷飞

LUMEI
陆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着落叶纷飞/陆梅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1

(陆梅心灵书)

ISBN 978-7-5342-8336-9

I. ①当… II. ①陆…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794 号

陆梅心灵书

当着落叶纷飞

陆梅 著

责任编辑 龚小萍 王漪

美术编辑 周翔飞

封面绘图 胖蛇工作室

内文插图 御手饭 三乖

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

责任校对 沈鹏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50 1/32

印张 5.75 彩插 2

字数 87000

印数 1—10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8336-9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第一章	我的草样年华	5
第二章	背井离乡的人啊有多少	19
第三章	谁能把春天留住	30
第四章	沙沙把我害苦了	46
第五章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58
第六章	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86
第七章	要疯狂些，才能不疯掉	111
第八章	我的袜子里装满了错误	129
第九章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155
不识见，曾梦见／陆梅		173
顽强就能生根发芽吗		
——读陆梅长篇《当着落叶纷飞》／何大草		176
创作年表		182



陆梅心灵书

当着
落叶纷飞

LUMEI
陆梅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陆栖

在亚丁和玛尼堆、苔藓



目录

MULU

第一章	我的草样年华	5
第二章	背井离乡的人啊有多少	19
第三章	谁能把春天留住	30
第四章	沙沙把我害苦了	46
第五章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58
第六章	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86
第七章	要疯狂些，才能不疯掉	111
第八章	我的袜子里装满了错误	129
第九章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155
不识见，曾梦见／陆梅		173
顽强就能生根发芽吗		
——读陆梅长篇《当着落叶纷飞》／何大草		176
创作年表		182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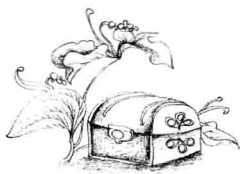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德]里尔克《秋日》

我的
草样年华

——沙莎



哇，像野草一样生长！说的不就是我吗？我就是那两千多万孩子里的一个！人家的孩子是“花样年华”，我们留守儿童是“草样年华”……

——摘自沙莎日记

亲爱的老爸老妈：

噢不，原谅我还是去掉 TMD——亲、爱、的——我烦这三个字!!!

今天是进铁屋子(我管这里叫铁屋子)满一个月的日子，又逢我生日——顺便问一下老爸老妈：你们是否把我十四岁的生日给忘了？

罢、罢，不想坏了今天的好心情。



我在这里很好。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梳洗去操场晨练。哈！你们想象不到，当男队女队喊着齐整的口号，一列列从监区宿舍向操场上聚拢时，那阵势……连杨树上的乌鸦都来凑热闹！

说到杨树，我想说说对铁屋子的印象。尽管没人愿意在铁屋子待久，但我还是觉得这里要比 TMD（抱歉成口头禅了！）学校好，比家里也好——如果不是围墙太高，不是围墙上的铁丝网在夜晚看起来太阴森可怕，不是一身灰囚衣太刺眼，我倒想在铁屋子待上一辈子！

这里有很多挺拔的杨树，郁郁葱葱。尤其秋天叶子黄了的时候，像蝴蝶一样飘落。夜空中的大蝴蝶有点诡谲。但若是在白天，黄透了叶子的杨树，真美啊！美得舍生忘死，简直不像尘世中的树！（哈，后面这句话是山西作家蒋韵说的，版权所有！不过她说得实在是太绝了！我从此喜欢上了她！）

在铁屋子倒看了不少书。这里有图书馆、阅览室，无聊打发时间正好。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回家的话一定要来看我。向爷爷打听一下很容易找到，周村下去，向北不到二十里，看到



一圈围起的高墙，上面有铁丝网就是。

沙莎

10月23日午后

10月24日 微风/小雨

昨天的信突然不想寄出。寄了又如何？他们是不会回家的。

老爸老妈只知道赚钱、赚钱！总是有赚不完的钱。我怀疑他们睡梦里也在赚钱！他们有赚钱的时间，就是没回家的时间。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一年？两年？三年？我都记不得了。其实我不记得的是老爸老妈的脸。真的，如果不是身边有张他俩的合影——那张照片不知出自谁手，把人拍得巨小！我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我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他们记得我的样子吗？）都三年零三个月了，一千一百八十七天啊，我都小学毕业升中学了！这跟没爸没妈有啥区别？！

前几天在阅览室看到一则报道，说中国农村目前有两千多万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一年难得回一趟家。因为无法照顾小孩，就将



孩子托付给老人或亲戚照看。“爸爸妈妈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像野草一样地生长”……

哇，像野草一样生长！说的不就是我吗？我就是那两千多万孩子中的一个！人家的孩子是“花样年华”，我们留守儿童是“草样年华”。说什么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生存状态堪忧，学习成绩下降，心理失衡，人格发展不健全，道德水准滑坡……嚯，全沾上了！什么“特殊群体”，不就是一群坏小孩吗？坏小孩怎么了？如果“坏小孩”（的名声）可以换回老爸老妈在身边，我要大声说：我——愿——意！

我愿意在挨了老师骂、受了同学欺负后，回家被老爸老妈一顿数落！我愿意衣服旧了袜子破了由大人来照料，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自己去解决！我愿意每天早起早睡，做个听话的乖小孩，而不是一夜夜被噩梦惊醒，躲在被窝里哭泣！我愿意被父母管头管脚，成长的秘密由他们来解开，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放任自由，初潮来时绝望得想死……

10月25日 多云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四周全



是高大挺拔的杨树。杨树的叶子黄透了，阳光下，璀璨得有些……不可思议。

突然，杨树林里蹿出一男一女：男的手里拿着刀，菜刀，淌着血，女的面目憔悴，神情紧张。一男一女向山崖跑来，有人在远处追杀。我一闪身，躲进矮树丛里。我在矮树丛里偷窥，啊——那两张脸很是眼熟！

后面的人追上来了，三条大汉，手里都有凶器。眼看一男一女无路可逃，一场厮杀就要开始。我躲在暗处，屏住呼吸，脑海里有个念头：起来，快起来！将刀子抽出，对准三个大汉中的一个……

可是，我却使不出劲，像被点了穴般动弹不得。我想要叫喊，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厮杀声响起。杨树林里刀光剑影。我握紧拳头，合上双眼。

我在一声惊叫中醒来，醒来后一身冷汗。隔床的蛛蛛被我吵醒，探过身来问：“又做噩梦了？”我在黑暗中点点头，躺下。

我不再睡着。总是这样，我被噩梦惊醒，睁眼到天亮。我呆望着天花板一直在琢磨着那个梦。梦里的一男一女——



我确信——就是我那数年不回家、从这个城市辗转到那个城市的老爸老妈！

可是，为什么梦里的老爸老妈会被人追杀？为什么老爸拿着血淋淋的菜刀？他们杀人了吗？遇到仇人了？……

10月26日 阴有雨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老爸老妈就去城里打工了。（先是西安，接着又在武汉、合肥、南京……后来跑去上海，不知下一站是打道回府去周村，还是北上去更遥远的青岛、沈阳、哈尔滨？）我一遍遍发誓——在我想他们想得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就想，等有一天我攒够了钱，一定也要出去！我要去很多城市，沿着地图一个个地方流浪！我要比老爸老妈走得更远！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

我讨厌待在家里。家里就我和爷爷两个人。白天、黑夜都静得可怕。爷爷眼睛不好使，耳朵也越来越背。几个月前他在井台边打水，没看清地上的绳子，绊了一跤，躺在床上好些日子才爬起来。

那天我放学回家晚了，径直去厨房找吃的，厨房里冷锅冷灶，什么都没有。爷爷躺在里屋没一丝声息，眼睛闭着，



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

我向爷爷走去。

窗外，暮色正重重涌来。我突然感到害怕——不知道怕什么——但就是害怕！

我没有喊醒爷爷，却向屋外跑去。

是晚饭的时间，空气里弥漫着野生爬藤植物刺鼻的气味和老旧房子灰暗潮湿的霉味。到处是荒长的野草和藤蔓。有的藤蔓爬到了人家的屋顶，网一样，乱七八糟纠结在一起。阿三家的院子，布满苔痕的墙已经松动。一只黑猫掠过篱笆，幽灵般隐匿在砖墙下。

村子里死气沉沉，大人们都和老爸老妈一样去城里打工了。大片的田地荒着，杂草丛生，有的草都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向远处望去，成群的乌鸦在村子上空盘旋，飞向不知哪里的巢窠。空荡荡的村子愈发显得无生气。

夜色浓重，天暗下来了。

我不想回家。却不知道要去哪里，孤魂野鬼般乱走。

在村口碰到阿三。阿三大我两岁，和我同级不同班，已连着留了两级。阿三和奶奶住一起。阿三的奶奶脚有点跛，走起路来颤颤巍巍。阿三的父亲两年前在工地上被一根掉下



来的水泥柱砸死。阿三母亲哭天喊地要工地老板赔偿。老板非但不给一分钱，还找碴将也在工地干活的阿三母亲给辞了。阿三母亲一气之下撞墙死了。

关于阿三父母的惨剧，都是我从爷爷嘴里听来的。我们这个村子，已没剩下几个干农活的人。他们宁愿自家的地空着荒着，也要去城里打工。“城里的钱好赚。”在外面打工回来过年的人都这么说。他们一个个走了，留下孩子和老人。老人们有时坐在一起，扯些陈年旧事。

偶尔也会接到一两个“城里来的”电话——这电话，就像突然飞临村子上空的乌鸦，成了周村不祥的“魔咒”。阿三父母的死，就是从电话里传来的。

周村没有电话，要接(或打)一个电话，得走几里地去最近的秋口镇。没有“重大”的事，周村人一般不使电话。周村的老人(比如我爷爷)习惯了日出日落的看天生活。他们从不主动跑上几里地，为打一个无关紧要的电话。去镇上买些油盐酱醋倒是有。

却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半年前，我们村里的小孩妮妮在井台边玩耍，意外掉进了井里，被救上来时已没了气。妮妮的父母年初去了广东东莞，走前将五岁的女儿寄养在舅妈



家。妮妮的舅妈总在田里忙，那天她出门前叮咛妮妮“不能去外面”，就扛着锄头忙去了。妮妮一个人闷在屋里实在无聊就钻出了篱笆外。她在村口的大井台边晃来晃去。

妮妮的舅妈被喊来时，妮妮已经四脚朝天躺在井台的青砖上。小身体被水泡得泛白，肚皮鼓胀着，像个大气球。那天是周末，我站在人群外，看着号啕的女人。阳光照在老人和孩子们的脸上，有种透亮的窒息……

我无法描述那一刻的情形。声音没有了，时间停滞了。天蓝得像个谜。

有人跑去秋口镇打了电话。打电话的人回来说：等着吧！于是，大家都收了声等着女孩的父母出现。好比一个仪式，关键的人不到场，仪式就无法举行。可是等了两天、三天……妮妮的父母到底没有回来。六月天已经很热了，妮妮的舅妈被这样一桩“事件”打击着，整日里失魂落魄。（或者显得失魂落魄？）

还是打电话的那人做了决定：不等了吧！小女孩的舅妈哭丧着脸说没钱办葬礼，村里几个老人东拼西凑给妮妮买了口棺材，草草将她埋在村后的山冈上。

我没有看到妮妮躺在小棺材里的样子。那天我坐在教室